

初 中 國 文
分 類 選 讀

胡雲翼編

敘
事
文
選

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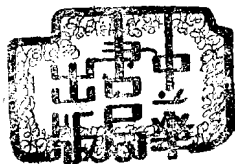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短篇創作



現代文學叢刊

玫瑰的刺 盧隱女士著 原售八角 改售六角五分
成名以後 王家楫著 實售四角五分
獨身者 陳鶴翔著 實售五角
樹下集 高植著 實售六角五分
兩間房 予且著 實售四角
現代中國女作家創作選 雪菲女士著 實售六角



初中學生文庫本

註釋漢魏六朝小說選 曹鶴雛編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註釋唐宋小說選 曹鶴雛編 原售六角 改售四角半
註釋元明小說選 曹鶴雛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註釋清代小說選 曹鶴雛編 原售六角 改售四角半
註釋現代小說選 王梅痕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新中華叢書：文藝彙刊

如意珠 予且著 原售三角半 改售三角
妻的藝術 予且著 原售三角 改售二角半
捕蝗者 石靈著 實售二角
早災 周楞伽著 原售三角半 改售三角
瓢兒和尚 郁達夫等著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半
幽靈 巴金等著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半
新進作家小說選 朱雯等著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新文藝叢書

輪船及其他 徐志摩著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虹 沈從文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幻醉及其他 胡山源著 原售八角五分 改售七角
春之罪 謝冰季著 原售七角 改售五角五分
休息 茅以思著 原售五角半 改售四角半
阿鳳 王實味著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二角
愛神的玩偶 冷西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口供 孫孟濤著 原售五角半 改售四角半
還鄉 郭子雄著 原售三角五分 改售三角
惆悵集 寒先艾著 原售七角 改售五角五分
天笑短篇小說 黃仲蘇著 實售二角
白話小說文範 包天笑譯著二冊 原售七角 改售六角
新文學社編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半

序

敘事文有兩種：一種以事蹟爲主體，如左傳通鑑之類；是一種以人物爲主體，如史記漢書中傳記之類。是紀事之文，其中雖亦敘及人物，但人物總是包括在事蹟之中。傳記之文，其中雖亦敘及事蹟，但事蹟總是包括在人物之中。例如通鑑赤壁之戰，其中所敘人物幾遍及三國時魏蜀吳之英雄，而這些英雄都統率於『赤壁之戰』一件事；又如史記項羽本紀，其中所敘事蹟幾是一部秦楚漢戰爭史，而這些戰爭史都統率於項羽一個人。故紀事與傳記二者，雖同爲敘事文，關係至爲密切，而其性質，效用與寫法，均有所不同。

敘事文之目的有三：（一）以教訓爲主；（二）以知識爲主；（三）以趣味爲主。教訓之文，着重在評論褒貶；知識之文，着重在事蹟記載之確切；趣味之文，着重在描寫之文藝化。在三者之中，以教訓一類爲最無意趣，而不幸古之文人多偏重此點。因爲他們抱着『文須有益於天下』的信念來作敘事文，故每一篇都加上一段論贊之類的尾巴。即

作傳奇小說亦然。遂使大好文章，變成勸世之文。未免大煞風景。例如宋鄭思肖的一是居士傳，全文不過七百字，而無聊的議論竟佔其半，這就完全失掉敘事文的意思了。

本書所輯，傳記爲主，紀事次之。六朝之時，文多駢偶，艱澀難於索解，握而不錄。迄於明清，傳記文頗爲發達，文辭亦平易可讀，故所選特多。至文中議論部分，什九刪去，以保存純粹敘事文的面目。

凡例

一、研習國文，僅特教本，不足以圖功；而以今日學校課程之繁重，欲對於國文作大規模的課外閱讀，實非時間所許，本書即就初中國文課程所需，分別門類，編輯若干冊，詳加音註，用以供初中學生作爲國文科最低限度應有的補充讀物。

二、本書所選，以淺近暢達之古文及詩詞，適宜於現代青年之賞鑑者爲準。其文字艱深，陳義過高，或違背時代精神者，概不選列。

三、各書選輯之文，以錄載全篇爲原則。然有冗文無關宏旨，雜言不合體例，如敘事寫景文中往往屬入無聊的論贊之類，倘無關於大體，即多付之刪節。至於詩詞及抒情文之富於文藝性者，則悉錄全文，並無改動。

四、各書註釋，不厭求詳。諸如人名地名之可徵考者，掌故典物之難索解者，莫不備註。前後互見，亦皆標舉，但如已見前文三四次以上者，後文不復加註，以免冗繁。

五、各書編次，均以作者時代之先後爲序。

初中適用分類文選 敘事文選

六、

編者學識疏淺，訛誤在所不免，敬祈當世學人，有以教之。

二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敘事文選 上冊

目錄

晉公子重耳之亡（左丘明）	一
秦晉殽之戰（左丘明）	八
句踐棲會稽（左丘明）	一三
慎子仕楚（戰國策）	一八
燕太子丹質於秦（戰國策）	二一
侯生（司馬遷）	二九
張中丞傳後敘（韓愈）	三四
拾甲子年事（羅隱）	三九
赤壁之戰（司馬光）	四一
肥水破秦之戰（司馬光）	四九

初中國文分類選讀 敘事文選 上冊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敘事文選

上冊

晉公子重耳之亡

左丘明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諸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一四〕}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一五〕}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一六〕}曹共公^{〔一七〕}聞其駢脅，^{〔一八〕}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一九〕}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二〇〕}焉？』乃饋盤飧，^{〔二一〕}寘璧焉。公子受飧反壁。

及宋，^{〔二二〕}宋襄公^{〔二三〕}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二四〕}鄭文公^{〔二五〕}亦不禮焉。叔詹^{〔二六〕}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

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二七〕}也，而至於今，^{〔二八〕}一也；離外之患，^{〔二九〕}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三〇〕}，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三一〕}楚子^{〔三二〕}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三三〕}對曰：『子女

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

午，晉師軍於廬柳。〔六三〕秦伯使公子繫〔六四〕如晉師。師退，軍於郇。〔六五〕辛丑，狐偃及秦晉

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六六〕丁未，朝於武宮。〔六七〕戊申，使殺

懷公。〔六八〕於高梁。〔六九〕

呂卻〔七〇〕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七一〕之。且辭焉，曰：『蒲

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七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七三〕渭濱，女爲惠公〔七四〕來求

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七五〕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七六〕猶在，女其行乎！』對曰：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七七〕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

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七八〕君

若易之，何辱命焉？〔七九〕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八〇〕』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

於王城。〔八一〕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八二〕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八三〕

初，晉侯之豎〔八四〕頭須〔八五〕，守藏〔八六〕者也，其出也，〔八七〕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八八〕

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

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九〇〕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九一〕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九二〕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以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註】

〔一〕左丘明

周時魯之太史。述孔子之春秋而作傳，是爲左氏春秋，亦稱左傳。又作國語。後人因其失

明，稱爲盲左。〔二〕晉 周時國名，奄有山西平陽太原以東及河北廣平大名之地。後爲大夫趙、韓、魏三家所

分。〔三〕重耳之及於難 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奔蒲。〔四〕蒲城 今山

西隰縣。〔五〕保 恃也。〔六〕生祿 養生之祿食也。〔七〕校 計較也。〔八〕狄 周時國名。〔九〕狐

偃 字子犯，爲重耳之舅，又稱舅犯。〔一〇〕趙衰 字子餘，卒諡成子，亦稱成季。〔一一〕顓頊 晉楚城濮之役，

顓頊與魏犇、冀、負羈氏，爲文公所殺。〔一二〕魏武子 名犇。〔一三〕司空季子 胥臣也，亦稱白季。〔一四〕唐

咎如 赤狄別種，隗姓。唐育牆，咎晉皋。〔一五〕條 晉山。〔一六〕就木 謂死而入棺也。〔一七〕衛 周時國名，

今河北大名至河南衛輝懷慶一帶。〔一八〕衛文公 名燬，戴公之弟。〔一九〕五鹿 今河北濮陽縣南有五鹿，

舊屬衛地。〔二〇〕塊 土塊也。〔二一〕天賜 得土爲有國之兆，故云天賜。〔二二〕齊 周時國名，都臨淄，有今

山東省北部之地，南以泰山山脈與魯爲界。〔二三〕齊桓公 名小白，爲春秋時五霸之首。〔二四〕姜氏 齊女，

卽桓公妻重耳者。〔二五〕懷與安 謂懷所愛，安所居也。〔二六〕曹 周時國名，今山東舊曹州府之地，爲宋所

滅。〔二七〕曹共公 名襄，昭公之子。〔二八〕駢脅 謂肋骨相連若一骨焉。〔二九〕僖負羈 曹大夫。〔三〇〕自

貳 自異也。〔三一〕飡 水澆飯也。〔三二〕宋 周時國名，今河南商邱縣，爲齊所滅。〔三三〕宋襄公 名茲父，

桓公之子，春秋五霸之一。〔三四〕鄭 周時國名，今河南新鄭縣，爲韓所滅。〔三五〕鄭文公 名捷，厲公之子。

〔三〕叔詹 鄭大夫。〔三〕姬出 晉爲姬姓。重耳之母亦姓姬。〔六〕至於今 言同姓結婚，而子孫蕃盛至於今日也。

〔三〕離外之患 謂遭內亂而出亡於外也。〔四〕三士 謂趙衰、狐偃、賈佗。〔四〕楚 周時國名，奄有今兩湖江浙及河南南部之地。〔四〕楚子 指楚成王。〔四〕不穀 王者自貶之稱。〔四〕舍 三十里曰舍。〔四〕弭 弓末無緣者。〔四〕囊韃 囊音羔，用以受箭。韃，用以受弓。〔四〕子玉 姓成氏，名得臣，子玉其字也。楚大夫。〔四〕晉侯 指晉惠公。〔四〕唐叔 周武王之子，名虞，成王封之於唐。〔五〕秦

周時國名，奄有今陝西省。〔五〕秦伯 指秦穆公。〔五〕懷嬴 穆公之女，晉懷公之故妻，而文公之姪媳也。〔五〕奉匱沃盥 匱，音移，盛水器。沃，澆水也。盥，洗手也。〔五〕揮之 謂以手揮之，使水滴汚懷嬴之衣也。

〔五〕奉匱沃盥 匱，音移，盛水器。沃，澆水也。盥，洗手也。〔五〕揮之 謂以手揮之，使水滴汚懷嬴之衣也。〔五〕河 逸詩。〔五〕六月 詩經小雅篇名。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以喻重耳還晉能輔天子也。〔五〕春

王正月 謂周王之春正月也。〔五〕河 黃河也。〔五〕羈紲 羈，馬羈也。紲，馬轡也。〔六〕令狐 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六〕桑泉 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北。〔六〕臼衰 在今山西解縣西北。〔六〕廬柳 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六〕公子繫 秦大夫。〔五〕郤 在山西猗氏縣西南。〔六〕曲沃 今山西聞喜縣。〔六〕武宮 晉武公之廟。〔六〕懷公 晉惠公之子，文公之姪。〔六〕高梁 今山西臨汾縣有高梁都，亦名梁

墟。〔七〕呂卻 呂甥卻芮，皆晉惠公舊臣。〔七〕讓 責也。〔七〕卽至 卽日至也。〔七〕田 田獵也。

晉公子重耳之亡

〔七〕渭 水名，由甘肅流經陝西入黃河。〔五〕惠公 晉獻公之子，文公之弟。〔六〕中宿 二宿也。〔七〕

祛 衣袂也。初，重耳居蒲，獻公使寺人披伐之，重耳踰牆而走，披斬其祛。〔六〕知之 謂知爲君之道也。〔七〕

〔九〕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管仲初爲公子糾之臣，公子糾與桓公爭國，管仲射中桓公帶鉤。後公子糾敗，

管仲囚。桓公不念舊怨，以管仲爲相。〔八〕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謂君若反齊桓公之所爲，則我自去，不須辱

君之命也。〔六〕荆臣 寺人披爲閹人，故自稱荆臣。〔六〕王城 在今陝西朝邑縣東。〔三〕瑕甥 卽呂

甥，姓瑕呂，名飴甥。〔六〕嬴氏 秦穆公女，初嫁晉懷公，稱懷嬴；後嫁晉文公，稱文嬴。〔五〕紀綱之僕 謂司

經營守衛之僕役也。〔六〕豎 左右小吏也。〔七〕頭須 或曰里冕須。〔八〕守藏 守財貨者也。〔九〕

其出也 謂重耳出奔也。〔九〕求納 求納重耳於晉也。〔九〕二子 伯儵叔劉也。〔五〕趙姬 文公之

女以妻趙衰者。〔九〕嫡子 正妻所生之長子也。〔九〕內子 卿之嫡妻爲內子。〔五〕介之推 姓介，名

推。之，語助詞也。亦稱介子推。〔五〕對 怨也。〔九〕綿上 在今山西介休縣南。

秦晉殽之戰

左丘明

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

大夫拜曰：『君命大事，^{〔五〕}將有西師過軼，^{〔六〕}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七〕}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八〕}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九〕}必有悖心。^{〔一〇〕}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一一〕}西乞，^{〔一二〕}白乙，^{〔一三〕}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一四〕}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一五〕}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一六〕}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一七〕}而下，超乘，^{〔一八〕}者三百乘。王孫滿^{〔一九〕}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二〇〕}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二一〕}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二二〕}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二三〕}居則具一日之積，^{〔二四〕}行則